

麻城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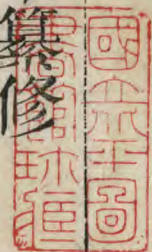
40260.91
39
17

卷四十五

序

麻城縣志卷之四十三上

知縣事臨桂鄭慶華纂修



藝文志

序

志畧序

毛鳳韶

天下稱文獻上國莫如楚楚諸郡莫如黃黃諸邑莫如麻
蓋山川淑靈之所鍾禹文聲教之所被墳典邱索之所遺
猗歟盛哉顧舊章遺軌湮沒無存而俗亦因之日趨於敝
嘉靖乙未蘇侯松以名進士來令嘆曰可以麻城而無志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一

乎乃以托於鳳韶先是庠生熊子吉輯志草旣而劉子子
彌邱子龍雲亦與校焉傳悉備物實紀以傳信公評以息
爭亦云勤矣韶因而修之定爲九志事以類從王者建邑
居民必先正其疆域疆域志第一疆正則民物各止其所
民物志第二民物非官守不治官守志第三官守莫急於
城社城社志第四城社資財用以守財賦志第五財賦足
可興教學學校志第六學校興而人材出矣人材志第七
其諸雜務亦不可不書雜務志第八八者非藝文不傳藝
文志第九大書爲綱分註爲目發明爲傳不可遺者爲附

錄一邑之故庶可觀矣然秀造之區文物之藪一時之得未敢謂無遺也故曰志畧以俟後之君子夫志以資治也昔孔子論庶而富富而教萬世爲政者之律令條格也麻城地闢民聚舊稱富庶比屋有教今不然矣稽民數登耗之故究財用盈縮之原察士學興替之幾以施救療以起凋殘以復全盛舍斯志其何以焉抑微熊子不及此熊子勵志聖賢之學究心當世之務劉子邱子力於進修務其遠大此亦足徵云志旣成以復於侯侯曰詳而不蕪簡而不遺其事核其文古其義備斯足爲麻城之志也夫遂刊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二

之以傳而麻邑自是愈有聞矣侯之賜夫豈微哉因復序之以申侯經遠之志此其首事云

穆侯遺思序

黃卷

古之稱吏治者兩漢爲盛兩漢郡邑之吏有去後思者不過數人而止如黃公之在潁川杜公召公之在南陽何君公之在鄠劉祖榮之在斗陵攷其得民之政或以種樹或以墾田或以修治陂池或以均平賦役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者以興民利可爲久遠耳穆侯遺愛所以繫麻人去思者其在斯乎侯惠政不可殫述其大政民尤德之者在於丈量均糧一事先是麻城之田有官民夾官二等官田額重而無差民田額輕而差重避重額則改官爲民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就輕差則沒民爲官籍牒之亂至無紀極又大家報重直以致輕賦之田小民隱重糧而希輕田之價富者田多稅少貧者產去糧存又有弊者多田之家以田遺人而贏其糧貧民謀朝夕急存其糧而轉售之久之田亡而糧存訟者無虛日是兩病矣兼之在公又以那移爲姦在私又以詭射爲弊千瘡萬孔未可以更僕數民之陷於危亾也其何日之有侯至而洞悉其情以爲不均糧則弊不止不丈田則糧不均慨然以奉詔書佐百姓爲己任分地畫區因人授事蚤作而夜思弗憚勞怨不期月而報成盡一邑之

田履畝而稅之無敢有遁情者由是經界正而井地均則壤成賦姦慝不作畎畝之民得安其田里無愁苦怨憾之心侯之惠也愈久而愈思之此民之所以不能忘歟蓋侯愛民之心本於天性政執大體不事刻核不務矜炫又度量無所不容當意者不輕喜雖拂已亦未嘗怒不以察爲明而人未嘗欺不以嚴爲威而人未嘗敢犯不以搏擊爲風采而人未嘗不知畏憚撫琴置酒下車問俗衆寡小大無不盡得其情而未嘗敢干以私夙夜惟務條晰其利弊而拊循其人民閔閔然如慈母保其赤子歷四年如一日

也故民戴侯之厚澤而歌詠其深仁悵悵然亦如赤子之遠其慈母不能一刻下於懷也此民之所以不能忘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得民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言遺思也其侯之謂乎侯諱烽號龍峯新建人

李氏藏書序

梅國楨 邑人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世人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不得已而筆之於書書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繩趨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輒自劾免取漢以來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

意不必合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爲之序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

邊華泉詩序

李寵

余少時聞歷下有華泉邊公幼穎雋弱冠舉進士凡四晉秩太常寺躋大司徒文望蔚起時海內文人有若大復何公崆峒李公胥與追還正始力振風雅三公者余悉未逮覩也何李二公集已流布宇內世共珍矣余昔任南太博購公集弗得慨公之逸其集也是年夏予竽遷司農郎奉使蒞東土獲與公仲子交值刊公舊本因得諦觀全集寧弗足償平昔願覲之私耶何也學士大夫擲管抽思摹擬風騷世所紛也然褒焉刺焉祝焉傷焉蔽之矣寧足以軒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

翥翰塗馳跡藝苑終隨代汨沒之耳乃公則悟妙上乘體裁各備蜿蜒錙磻雄渾冲淡見公心之敦厚焉精構遐思意寓詞表見公心之溫柔焉撫物情之變態悲人事之代謝弔古今之異勢感風俗之澆漓見公性情之中和而磊落焉真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公曷克臻茲也先正曰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愆心平和則躁心釋公周旋禮樂多歷年所優柔饜飮審音諧律茹古今始可以被管絃協金石匪漫敷者刊論矣鼎峙何李並駕聯翩以鳴昭代之盛不於公屬而誰貸也耶公所樹以不朽將不

亦在茲也歟於是藝無所爲始述平日慕公之深暨今讀
公之集俾取正於尙友者耳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錢侯新建縣城序

劉廷舉

今上御極之元年詔天下諸司繕城守修險阻以備不虞侯得詔恤然曰今歲邑大祲而驅之役民弗堪矣無何撫按檄再至乃謀之邑人邑人曰可未也又謀之士大夫士大夫曰可未也又度其貲力以謀之監司於是議免役以充公費議分作以均任役畫地授役矢以天日無所容私且出公藏蠲官錢以貸失業者城廣爲丈凡九百五十有奇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至三百餘萬用人力以工數至四十萬經始於萬厯元年十月凡七閱月而城成夫興是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八

大役責成乎數月之間人莫以爲勞也說在靈臺之章矣先是侯蒞吾邑首問民間疾苦知俗敝於好訟負氣以淫侈相競耽遊遨不事本業與夫強掩弱眾暴寡賤凌貴同室相傷而自撤其藩籬也豈獨無城之患哉侯於是以禮爲教使民閑於君臣父子長幼之節敦雅崇儉驅游惰以歸農凡陵轍囂競輒以禮法防治之由是生養遂教化行至治有金城此民所以悅忘其勞歟雖然斯有形之險也邑人知所以形於未形者乎公侯干城國家之屏障也而形勢不與焉禮樂教化斯民之隄防也而封守不與焉廉

恥禮節人心之郭廓也而城池不與焉生茲土者使人人
廉平慈惠有體國愛民之心上下和而元氣壯雖無城而
守固矣不然城足恃乎此侯意也敢述以告來者善繼侯
志俾吾邑爲萬世金湯云侯諱節用字以申蜀之富順人
隆慶辛未進士

賀王侯少崖新政獎勵序

耿定向

上卽位之二年大計天下羣吏用言官請求賢良可爲守令者久任之又命撫察諸臣廉部內有政理者不時疏名以聞民莫不舉手加額曰主上做古爲治加意元元如此太平可立致也侯時首在選中廷議又以麻城爲鉅邑遂從民望而任之侯入境問政知百姓苦吏急也於是宣布詔令訪咨幽隱皇皇焉如恐不勝視事之明日取政所不便於民者悉更之出左右爲民害者數十人蠲苛救敝凡可以佐百姓者無不勞心究圖不數月政通人和頌聲四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十

起諸憲使檄獎侯者接踵而至民得檄又莫不舉手加額曰使君愛民獲上公道彰彰如此太平可立致也邑大夫士欣逢盛美不能已於祝頌且將宣百姓之情而昭上德也屬予序之子惟國家之求賢也以安民爲理君子之修己也以安百姓爲盡性若今之役役於簿書趨承間者非希世以取寵卽延歲月以待遷故以嚴酷爲能則操下如束溼薪以寬和爲名則白晝大都剽吏奪金而莫之問甚至違道以干譽拂百姓以從欲而弗恤者豈惟非設官爲民之意而於幼學壯行之志亦茫然而未之思矣侯以天下

國家爲心者自布衣時曉達吏事卽慨然有康濟羣生之志又忠誠出於天性惓惓以體國愛民爲念故其所注措如操刀而割也於是姑舉其大者民莫病於里甲公收其貲而私倍之旣已括其免役之征又不免於臨役之費是兩賦矣侯至悉祛諸害而去其浮供具在官民無告擾者又莫病於催科厚歛無藝而尅培之輸者旣竭脂膏以取盈運者又售田廬以相償是兩病矣侯至悉索諸弊而不利其羸當庭歛散民無困於橫征者訟者民之大害昔人所謂竭人膏髓而人不知也邑俗尙爭汗者因之爲暴攫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持動至傾圯又告許多門訟者無所措其手足侯正己約下僚屬嚮風詞無擅受庭無苛罰田野晏然知有生民之樂矣法者天下之平多行於編民而不行於豪右強攘弱舉掩寡肌栗之民日凜凜焉重足而立誰爲之主也侯守法不阿彊者屏息庭轂之前民得曳履而爭是非矣故事新吏至胥吏佐職以清勾爲利文牒遍於山谷間又故多盜捕者縱持無虛日株連蔓引村里騷然侯以安靜爲治裁決多自己出諸伺者不敢一毫竊發又廉威所帥盜黨不煩捕治而自解散卓有渤海之風焉四境之內民不見

吏犬不吠夜人得安枕而臥矣在昔今麻城名宦姑蘇胡侯以風采聞巴邑劉侯以惠愛聞長壽聶侯以清介聞閩中陳侯以才諳聞侯皆兼而有之以故是舉也真可爲侯賀也或曰以侯初政超越今昔卽如古者疏名屏上增秩賜金召見便殿憑几而禮在旦夕間一獎足爲侯重乎子曰不然昔周茂叔在合州以趙清獻爲監司不能知及趙轉徙熟視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薦之於朝夫以清獻之賢茂叔之政尙相知之後如此是獎也可易言耶衆曰然遂相與賦甘棠子亦爲賦南山有臺之章融融而樂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十一

書以賀之侯諱三宅號少崖衛輝汲縣人隆慶辛未進士

都憲鄒公奏議序

彭華

天地間陰陽二氣常相與屈信消長而錯雜紛擾有不能齊者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禍亂兵戈水旱荒歉不能測之虞往往出於治安之後雖曰人事之感亦氣數之所不能免也氣數之至雖天亦未如之何也已然或者豫生豪傑奇偉之材及時而出以佐人主而消弭之天之仁愛蓋若是其深也哉國家自聖祖戡定禍亂肇造人紀休養生息至於宣德正統間信乎八荒無虞而世底隆平矣奈何已已之禍變生非意繼是而後邊鄙多事內或連數郡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不熟夫豈獨人事之不修也殆亦氣數然耳然遭此大變須臾而定天下安然如泰山之固人心未嘗少有動搖者蓋我列聖至仁大澤積累之厚而上天眷佑之深豫生豪傑奇偉之材以擬之而一時悉心宣力左右聖明獻謀議奔走疏附者森列乎中外故遂有以革強虜而安黎庶若副都御史麻城鄒公其一也公自通政叅議進僉都御史總督永平山海糧儲兼督薊州遵化庸紫荆諸邊關軍務方當百務叢錯之際綜覈名實刻期樹功繕倉庾轉芻粟築城浚池立屯堡精器械舉將練兵明賞罰革姦弊事事

爲之所京師賴扞蔽焉遂進副都御史而邊境無虞矣乃東南數郡大旱百姓騷然朝廷材公又移賑之於是蠲逋負免徭役發廩勸分興水利督耕耨詢察吏治旌賢良儆貪情勇往行之讒謗不恤然竟以憂勞成疾及歸議事而道卒矣公凡兩受重寄鞠躬盡瘁而其功在邊尤多蓋至今民猶頌之不忘當其施張小者立辦大者疏聞其奏牘文移今得而讀之猶可以想見其心思措置之日嗚呼偉哉華幼侍先大夫在京師時公自進士爲戶部屬嘗得瞻拜焉蓋恂恂章句儒者及臨事變而設施乃如此可以關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十四

武夫豪吏之口而奪之氣孰謂建事功不在儒生耶公之子淪領鄉薦自太學生爲開州同知其孫騏登進士拜刑科都給事中皆有遠大之望者暇日相與輯錄公奏議一編附以文移將錄諸梓傳示子孫而令華序之嗚呼公可謂有後矣

送雪崖陳侯改湖校序

熊吉

莆陽陳公以名進士尹東安之明年政通人和落落有聲
中丞朱公侍御唐公交章薦之曰能乃更尹茲麻城麻城
楚甲邑也地饒而蕃庶業儒力農世家鉅族芴如也南蘄
黃北陳蔡水陸之會多迎送之勞焉長山大谷之民愿而
信巫競侈負氣俗痼已矣大號稱難治公下車進諸生而詢
其狀乃喟然曰予有以理之矣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故曰化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以
德善俗予取諸漸焉遏惡揚善予取諸大有焉哀多益寡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

稱物平施予取諸謙焉於是正身率物公好惡均徭賦遠
釋老放鄭聲崇儉黜浮好惡公則遏惡而善揚矣徭賦均
則物稱而施平矣釋老遠鄭聲放浮黜儉崇而俗可善矣
俗善而民可言理矣稱物施平而勞可節矣遏惡揚善而
勞可解矣恢恢乎若無所事者歲杪以疾假月餘百姓皆
焦然不寧入春公振衣出治神采煥若則又忻忻然以手
加額喜曰我公庶幾無疾病與比季春既望公倏然謂邑
長老曰予與居有日矣眾駭愕公曰予獲改湖校矣乃出
其章以示時有惜公者曰更化善治非俗吏所能而親民

之官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貞明如我公鎮定如我公平
易近民如我公 聖天子不肯爲我民少留以造明福以
建復古之治乃歛茲大用於一校其誰能不齎咨悵惘焉
者公乃恂然曰受職怠事惑也棄其民以自便利惑之甚
也食君之祿與二三子朝夕周旋予豈能漠然判秦越於
予心哉然天下風化實惟學校惟茲良材以救寧我國家
予方淺薄懼忝厥位使幸而盡瘁以底有績於予心猶兢
兢焉又何以惜爲哉且予章七上乃得遂所私造物其以
是假予夫豈不快然於予心哉又奚以齎咨悵惘爲哉於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

戲是可以觀君子之所養矣天下事固有衆人以爲難而
居之獨易者亦有衆人所不堪而若獨以爲甚快者顧其
人何如耳使公之心不繫茲職則雖所謂卿相師保苟欲
去之未有不以爲易者使公之心不安於去則雖簞食豆
羹亦或有不堪於色者公之行也是故可以觀君子矣夫
政教一也難易之機則繫乎人公於理煩治劇不以爲難
而何有於一校者昔胡安定教蘇湖分經義治事等齋及
門之徒類皆實才一時號稱多士故曰教者長養之也政
者規正之也政寓於教而聖人之責塞矣公嗣其職業於

數百年之後則其所以端本善治果行育德範圍曲成爲
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君子性分事也安定云乎
哉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愚於公亦云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送二府省川彭公陟南兵部副郎序 熊吉

留都天下根本本兵國家重寄故守備宮府參贊機務其任爲最重其選爲最精也嘉靖四十有三年南京兵部職方司缺副郎大司馬克齋李翁以請於朝大家宰養齋嚴翁慎揀庶僚得寧國二守省川彭公請補上俞之朝野咸嘖嘖以爲得人行有期南陵邵侯仰遽於公爲屬有相臨之分有相期之雅祈一言以志別或曰皇上握乾建極久道化成文恬武熙內寧外謐雖桂海冰天日際月域罔不率俾可謂治安之極矣故凡豐亨豫大之時多諱言兵斯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

時也斯任也其亦清而不要者奈何以公屬之予曰嗟乎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古聖王之所以保大圖艱成康之時號稱極治軍法寓於比閭簡閱重於蒐狩所以教民者未嘗一日忘兵也周公克詰戎兵之訓畢公張皇六師之言臣之所以告君者亦未嘗一日以兵爲諱也易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澤上于地水之聚也除戎器戒不虞兵之聚也水潰則竭兵銷則廢聚者有備而弗輕於用之謂也是故治忽安危之機凜乎其可畏哉然重每難任必如方叔元老而後克壯其猷一韓一范而後西賊

破膽故擇之不可不精而蓄之不可不豫也我翁經緯之
學精練之材休休有容之量蹇蹇匪躬之心其必能聚眾
思廣忠益開誠心布公道折衝樽俎之間運籌帷幄之內
皆久安長治之策也 聖天子之所簡在賢宰相之所慎
揀益精擇而豫蓄之也嗟夫方泰切復隍之憂旣濟謹衣
柳之戒願公日惕勵焉以上不負君相下不負所學云

送太府近溪入覲序

熊吉

舜典三載考績王制諸侯五年一來朝故虞廷咨牧命辭勅治可謂厚矣必繼之以黜陟之典周官計吏詔王受會可謂詳矣必重之以廢置之文鼓舞人才變通吏治二帝三王則已然矣我皇上壽考作人久道化成四十有四年乙丑羣后肆朝寧國太府近溪羅翁例入覲南陵儒學屬吏熊吉暨諸生受翁顧復之愛孚化之造敢無一言以授典者効罔極之私恩耶我翁之治寧也以正學迪士以鄉約化人以禮樂淑民心以孝弟興民行遊衍有所講習有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堂藏修有室率之以長老聯之以師儒將之以童冠讀聖訓尊君也致良知事心也序少長秩分也歌咏以養其性情鼓鐘以宣其志氣庠廩致餽大烹以養賢也觀聽園橋同人以逮下也勞來匡直涵泳薰陶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或曰是教也非政也翁之治寧也如斯而已乎予曰嗟夫教者政之經也士者民之率也政教兩事而理一士民異名而心同傳有之凝士以教凝民以政教修而士成政平而民安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又曰愷悌君子民之攸

母是也仰惟 皇祖首建太學於京師立郡縣學於天下
里置塾以督教鄉置鐸以徇教材置鼓以會衆學置飲射
以崇禮其論中書省曰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
校爲本其論御史臺曰教化行則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
廢雖中材或墮及小人大哉皇言其所以端治本隆化源
衍國家靈長之祚與天地同其悠久矣我翁仰承德意洞
識治體敦崇教化培養元氣只今一郡六邑吏治精明士
風純一俗美化孚民安物阜至此而後知善教之入民深
一於士者乃所以一於民也蓋嘗論之以乾乾夕惕宅心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以蹇蹇匪躬事君以循循善誘育士以孳孳爲善導民惟
翁有之夫考績者詢民之瘼也述職者述己之職也翁之
治行當爲天下第一由是入相天子以左右民將天下蒙
至治之澤矣豈惟寧耶真儒之功用可少也哉故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

送邑侯劉翼白入覲序

梅國楨

麻邑介光黃之間民生無貴賤自從塾師習章句上之爲
博士弟子取科第及明經選或以訓詁餽其口於四方次
則爲府史功曹不成則力田無商賈灌輸之利亦無百工
淫巧之技士民奉官司惟勤令卽行禁卽止有淳古之風
焉而往往目爲難治不佞竊嘆冤哉此可結繩治爾奈何
被此名也不佞久於外戊子歸而漸異矣辛丑歸而大異
矣暑亂之童皆能操權詐以侮人以凌駕爲節概以詆毀
爲才辯相見煦若春風而中多荆棘附耳刺刺布情素而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十一

無一繇衷語輸賦不歸官帑而歸猾胥詞訟不以情實而
託之大辟卽得其情猶訟不已至於再三或十餘訟斷髮
刎頸以示急迫兩臺司府訟無不遍甚至持官司短長莫
敢誰何不佞則又嘆異哉俗何以至此極也豈魏徵鬼魅
之說耶乃劉公爲令不數月則語不佞麻固易治爾鄉者
乃以爲難冤哉麻也蓋公初舉進士選得麻諸與公暱者
皆曰麻黠頑之俗爾若奈何當之公時亦不能無疑旣至
而考風俗核積弊定章程待士以禮而士不敢以私干示
民以誠而民不敢以詐售緩不急之徵而徵其所當急者

且革包攬禁影射卽逋賦爭輸兩造具備各得其情而懲
誣罔薄贖緩卽善訟自息不惟無可持其短長而頌聲沸
起矣夫鄉本易治而人難之今難矣而公易之是遵何德
哉不佞嘗竊窺公精明捷給世不恒有一人寓目則始終
識其姓名事一經心則始終悉其源委猶然不自足而凜
凜乎朽索之馭六馬未嘗輕視一人易視一事此以虎視
石之心也有不一發沒羽者哉自古惟處難而後真才見
有渤海諸郡之難而後龔黃諸公至今稱也諸公繇渤海
諸郡顯其治渤海諸郡亦賴諸公而號易治也是人與地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三

相得也明年聖天子大計吏公以人覲往受計在公上問
何以治麻使難者易也想公必逡巡謝曰主臣臣固何能
易麻賴陛下之靈麻固自易治爾不賢於王生長者之言
乎

賀穆侯膺獎序

梅國楨

龍峯穆君蒞麻之明年布德和令剗弊舉廢民情克諧諸
司喜尚旌賢之典交於達路斗塘羅君時監兌湖省稔知
侯賢亦知優異邑之士民謀以賀侯客有歛予扉者屬予
以文予曰羅君之獎而諸君之賀之也願聞其繇客曰慈
父之子必冀其親之壽良令之民必願其官之達也今其
繇曰臺諫之器遠大之才民願愜矣是可以賀予曰精明
之器公輔之望也振肅之才調燮之選也白簡排闥黃扉
効直侯之餘耳未足以賀客曰侯之未來鄉落之間夜視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十四

其扃罔帖於席侯來歲餘民無夜警外戶不閉今其繇曰
盜賊殄除編戶寧謐民聊生矣是可以賀予曰刈莠以植
苗也鋤姦以佑良也固能吏之所難而侯之末事耳未足
以賀客曰膏猾爲姦影射國稅連阡陌者盡入其私藏無
擔石者歲追其逋負弊已久矣今其繇曰分理田坵革祛
飛詭積弊滌矣是可以賀予曰世世之利莫大之惠也人
知均糧之爲便而恒慮其難豈非以地勢不齊而人心叵
測乎自侯之法行也委用以才度地以法咨詢以公定賦
以平尅期竣事民無所用其姦地不得漏其籍著之版圖

以爲不刊之典夫被穀施青榮止其身未及其子積金累
玉及其子矣未延於後均糧法行而邑人之子若孫皆得
享含嘻之樂延於無窮田賦平則民志定民志定則風俗
美風俗美則盜賊息侯以是道理天下裕如也則臺諫固
侯之餘也已客曰善遂錄其言而歸蓋非特以賀侯且以
爲一邑之士民賀

重刻金剛經註解序

梅之煥

余邑東八十里定惠寺不知建於何代東坡謫黃時有定惠寺看海棠詩至今山上多海棠後人於黃州城外建定惠院遂誤傳定惠寺在黃州城外其知在麻城山中蓋少矣嘉靖己未歲寺僧明祥採石山間夜見崖側有光疑而發之得金剛經木板一副蓋元無聞聰禪師所註也後有潛邑蚌湖市劉覺廣跋云師在奉甲站資福寺註經至元六年庚辰四月間其丈室生靈芝四莖覺廣爲之鏤板次年元旦夜夢諸神聚其所夫室中偶生芝不足異而覺廣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二十六

之夢亦未足深信然木板埋土中至二百五十餘年今掘出又八十餘年字畫無一損壞者可謂奇矣年來余邑兵寇往來不絕山中廬舍燬者過半余慮此板并爲灰燼強寺僧移之江南乃堅拒余之請余因於白門重梓之或曰此板久藏土中無恙終當爲神物呵護子爲過慮矣余曰不然當其藏之土中自有任其責者人無與也今離於土矣責猶可他諉乎夫責在人人不任其責妄意冥冥中有佐佑之者而因以至於敗使不可追悔豈獨一經板爲然哉余於此重有所感也已

刻道一和尚集序

梅之煥

衆生請佛住世而佛竟從荼毘去矣許多說法恨真身不住人世乃初祖踰焉西渡亦復不留文字使衆生之願終不可遂至曹溪而四大不壞有闡提欲刃竊其顱私作供養此又衆生不善請佛住世矣白臬真和尚道一圓寂一十二年形容如生居高足龕而奉之不使有向日犯曹溪者犯道一道一住世矣顧其齒微啟而鈍根在側不聞道一作何開示惟取道一平日吟咏偈頌叮嚀告戒之語使一人披宣衆人環立而聽則道一不獨法身在且猶然能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七

言語之道一在矣形骸在言語在欲請道一住世者當合力刻道一集

附竟陵譚元春題周道一集

沈滄洲有周道一集口中雷響手裏砲發無論禪理世間有此斬截痛快之男子乎同一血肉之軀獨使人塗之以漆飾之以金明明是數十年前麻城一秀才耳不發信心者非人

石洞道人序

劉侗 邑人

兒時聞有石洞道人謂是謁來一羽士耳已乃知其爲里先輩也十年中稍見道人所爲詩及所畫山水深好之道人作詩畫俱無其法而有其致非業詩畫者所喻甲子歲得與道人孫習生者遊知道人始悉道人少落魄喜騎射後折節問學于天臺耿先生及卓吾長者至龍湖更相悅築精舍傍龍湖以居顧兩先生之學若水火不容以無爭其門下士噓之相詆無虛日道人歎曰與名宿遊如入深山大澤多虺蟒虎狼不可以處遂棄舍舍石洞又棄其姓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二十六

名謂石洞道人云道人有壯歲子因醉墮巉巖以殞兩孫方在襁道人時還家一視其孫每還則就客位家之人亦客事之道人好禪未嘗有所參究持誦以道人號未嘗一日行導引術燒丹鉛藥也殆亦謂無其法有其致又非業二氏所喻耶今年斲上金卜公過麻城願得謁道人侗與之偕見道人鬢髯如雪肌膚如童見人笑吃吃弗已欲有所叩不得竟日而去嗣是客有錄道人石洞詩刻之者侗止之曰非道人意也聞其事已竣始述所見聞于道人者以解之

安福得麻城麟經科第之原

李惠時長洲人

前朝國初人言山陽禮記麻城春秋言冠海內人文也成化年間有鮑先生諱時變衣冠與姓名至麻城聞一僧舍有傳春秋者投身于僧爲司爨每先生講經時輒提茶一壺徧送諸生因得竊聞之數月而畢衆悉歸先生尙留意以數月蒙司爨送茶入其寢處候之鮑適外出先生見其牀邊几上有一硯取觀之忽見春秋文訝曰此必盜傳經者也鮑適至張皇失措先生曰幸吾一人在若諸生在館子無歸路矣尙有口訣傳爾可速去毋遲鮑還至安福授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二十九

衣鉢但竹坡公春秋中解元先祖登先生堂拜曰解元吳節中經學老師傳言不敢忘本也鮑先生曰雖藉先生力還要爲子賢後中會魁第二官至祭酒侍講學士先祖又傳于彭文恪公狀元宰相其後鄒泗山先生以春秋名海內又縣東去十里有麟山主春秋前朝有周先生昆仲讀書于山之僧寺一夜俱夢山神語曰游吾山而不讀吾書何也晨起各述所夢神語皆同遂俱改春秋是年俱捷登顯仕今安福春秋每科必二三人述此見前輩傳經之不憚艱苦至此師可忽乎哉

馮夢龍春秋衡庫序

李長庚

余邑春秋其世業也習是經者十人而九余離諸生業三十餘年見譚者恍隔世事獨於春秋有見獵心常夢中讀春秋咕咕在口席上有譚春秋新題影響者好與相角庶幾杜氏癖也每思國家明經初指非以隱癖傲士欲輯一書備載近代各家之題採加評定而馮猶龍氏指月一刻先余同然又大全中諸儒所說有與胡相發明者有愈於胡氏者其地蕪雜可少刪芟而諸書有與春秋相關者合增刻爲一書猶龍氏近復以衡庫出矣猶龍氏才十倍於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余是二書出爲習春秋者百世之利也余嘗謂春秋有三難亦有三快易詩書禮同出聖經義理顯著有爾雅及漢諸書宋儒循而註之雖微義不存而詞旨曉然惟春秋褒貶刑賞在一字中或在言外而變例雜出異同不嫌令學者以臆相推測其難一 國初功令春秋左氏公羊穀梁程氏胡氏并用而後專用胡氏有明知其過刻者有意於宋南渡後事故相形斷者未必一一盡合而功令所在不得不抑心意以從之其難二 國初經題仍宋經義或出數題之大意中相近者或相反者聽各爲條答而後乃以

某傳某句搭題或傳意影搭或脫母搭或取左氏搭或取各註疏搭若射覆臆釣他經入闡止慮文之不佳春秋入闡先慮題之不習其難三然他經製詞造格與書稅同多用宋儒注疏中語無論子史卽六經語稍僻字稍粗音稍聳者不得輕入士之好古文辭者謂時稅薄之而春秋奉左氏爲祖禰門風特異語在他經稅號壯者置之春秋稅中尙覺萎蕪所稱引與古文詞無異其快一他經時稅多併體比辭相對限之以入跣蹠之材不得少馳而春秋體裁可爲短長如論如策不爲三尺文格所拘其快二士各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十一

執一經勢難兼習博者不過借字句以供筆端耳春秋則引用各經相爲表裏中與詩書義相發者比之傳序更明易筮之法賴左氏以存樂記一書止存其理而聆音辨器不如左國之晰斯以一經全五經之用也其快三衡庫一出而通春秋之三難益春秋之三快猶龍氏自言有此書可無觀他書誠確論也春秋稱孤經得此翼之可無患孤麟經大明之會再增一大快哉抑余有未盡之說蓋春秋單題自有難也以傳者逆經者心以學者逆傳者心或隱在一字之難或絃緒雜出之難或輕重不侔之難或書法

三四五六之難或出於會盟征伐之外而涉性命理學之
譚者之難近世主司非本經而反以搭題難士溺其旨矣
余意於傳上直標某爲關捩某爲旁歧猶形影某爲尺鳧
某爲血脉某屬駢枝某爲型模某相河漢某爲牖中之日
某爲或張之弧難易旣明正歧有辨則主司不至謬悞又
經題中如于洮乞盟踐土棐林伐鄭之類咸以例對案虛
實不同可以見士筆力而近菽改爲二段夫經文嚴謹有
單則例輕重殊也有分則對輕重等也豈有輕重等而故
爲不對以從所自便之體哉至於無傳單題非文定之疎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也必寄見某傳或與某傳相同所以前密後疎者正以義
例見前得從同以比斷卽猶律家之以准某例醫案之借
用某方也茲宜於無傳單題定引某傳而不必旁採各注
尤與胡氏原不立傳之本一心相合也具此數說以聽猶
龍氏之裁定無非欲爲春秋成一全書耳

羅田舊志序

李長庚

羅田縣者黃郡之文獻邑也邑故有志何以至今始言志也曰志燬於寇而白侯重新之也不獨志也邑亦燬矣新之者亦君侯也或曰明興久矣至嘉靖間而邑始有志也豈非以文物全盛之時乎今何時也凋敝極矣何事於文曰是不知天下之重以邑邑之重以志也環天下星羅碁列皆邑也若肢體然一邑之燬是尺寸之膚不愛矣邑完而天下始全也故天下之重以邑也然邑徒以虛名重乎有城垣有署宇有廟祀有學校有土地人民而後成其邑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也改邑不改井而是種種者可改乎茲欲舉而新之而疆址渺據高卑不察戶籍無攷出入無籍將何以憑而新之乎故邑之重以志也禮失而求之野籍去而聞其畧杞宋微而文獻徵皆志之賴也志之新增者何曰武志也歲已不易不虞之是戒况十年兵燹一旅一卒咸君侯苦心以規永利以式四方而可以無志乎志之大者何曰梁侯之節也白侯之功也抑人臣之委質也一死可以上報若朝廷之張官設吏也豈徒責之以死將一邑是保焉節在一身可爭日月功在一邑可鑄金石孰有大於此者志所不

盡者何曰侯苦心也邑燬矣燬而新之必先修築建置也
舂鍤干櫓可無煩乎無兵則空城也請兵之擾更甚於賊
君侯一切謝客兵不用則勢不得不取兵於民無食則枵
腹也庚癸之呼同於揭竿勢不得不取食於士有兵有食
而後有城有邑也譬之善養嬰兒者剔髮摧座兒必號啜
長而節其棗栗禁其嬉遊教之詩書予之夏楚兒必嗔怒
迫其成家遊序以達於廷然後知父母之恩重也侯則出
嬰兒於水火而萬死中錫以一生也豈尋常鞠育之恩可
擬乎又何以加焉曰以暇以文如奕者尙攻劫奪取而神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十四

色不動者爲勝也如子產救火巡羣屏攝列諸火道各儆
其事而火無傷也如操舟遇風禁人無譁備維楫而自定
也周之興也以桃林之放漢之守也以綿蕞之行齊之霸
也以文告先修晉之勝也以少長有禮此又君侯干戈甫
定而卽志之修也用意深遠天下有道武定文興詎獨一
邑之志云乎哉君侯諱乃忠字邇事蜀江津人也政事之
大者自有桐鄉之尸祝在謹先爲序其修志之概若此其
徵故實於父老取輿誦於耆儒而總其事者則本縣諸文
學未盡書其名

戶以幫貼還重解以餘解充供應歲蠲所謂零星者千八百有奇蓋蠲者得豁而解亦無苦一爲徹協濟補新驛麻邑南通齊安距里平驛百三十里而迤北走長潭逕阻險多石每嚴冬盛夏夫馬道斃強半也而麻舊例歲出協濟若干金輸他驛以險遠衝要而復爲別路加編裒益誠過當公申請兩臺徹還協濟於麻黃之間剗道貫新驛夫馬勞逸始均且清應付酌所應給毋或有折耗添冒之弊其所給僱役馬價毋或減夫頭馬戶之錙銖者雖東西路塞羽檄朝夕馳而蕞爾邑猶可支持云一爲科催花戶不致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六

侵累舊例催科於每甲下小戶各註丁糧若干優免外徵收若干各給花戶印票官民各執其一每四時之季比冊勒限逋負者莫得匿而已輸者卽得高低後以爲煩也另以戶名總立比簿一夫未完通戶註欠逋者得庇歲以爲常良民畏累倩人完納因而代賠弔比乾沒侵欺越徵撓亂踵出公嚴行花戶票而人皆樂輸於甲乙不相累簿書簡易矣崇學校治櫺星而庠序爲之新罷門攤錢不取行分而閭閻爲之緝差原訟革勾攝而村落無擾行保結禁扳誣而良善蒙釋官造什物不須地方而承當差役者無

苦摘發匿名徑行申放而仇私訐告者寢息所謂其鉅者
有九也凡良法美意有三年考績所不能幾得者而寬然
措置於三月之間昔王子猷愛竹所至齋頭必令種竹曰
何可一日無此君魯叔孫婣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
去之如始至夫人忠清勤敏自其天性其心豈以一篆在
握之久與暫遂有以異乎麻士民之借寇不得也能無慨
然然良法美意蓋將百世而不易則公之拊摩敝邑其時
無幾而其食公德者固已厚矣優曇鉢花時偶現耳可多
得乎哉

麟經古亭世業序

梅之煥

安國胡氏之傳春秋非經也安國之奏議也明與以胡爲功令治春秋者隳括胡氏之說以成疏義甚有邱明公穀鄭氏來氏未嘗一變而以春秋起家者矣非明經也明安國之借經者也又從而引蔓之以傳題從而駢拇之以比合株連膚割填腔射覆主司者以意命而舉者以意揣則又非安國意中所及也明經之敝莫甚乎是古亭以治春秋特聞詢之學宮其經以春秋者十而九閱楚錄其春秋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讀題名記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九顧其於春秋也猶筌魚芻狗耳過則舍之矣獨叔臺耿先生閔然上釐定經學之疏惜當時專門名家於諸當道者不合疏寢未行往煥待罪諫垣竊志先生之未竟乃性不時宜扶衆所擠弗自爲地無暇及紙上陽秋也坐念煥爲諸生日痛鑿傳荒經之習益嘗廢卷而歎以此愧其平生今年耿克勵梓麟經古亭世業弁其尊公叔臺先生之疏於首而問序於煥視春秋若負逋何克勵之發吾愧也抑克勵便便經笥行則爲朝士冠冕青箱可念士音不忘克勵有心人也願毋分吾愧

送福建理問李君序

梅之煥

江陵李君某將以某日任閩中理問同鄉諸薦紳屬余爲文以賀余不文且厭薄一切荅應之文益贈人以文者至今日而做極矣事所不必有而虛張之意所不必至而強附之無情等之衆人不韻方之士鼓不知一二套語何足爲人輕重而徒災錦軸爲昔人謂不知其人視其友余雖未悉李君若銓部袁石公侍御蘇潛夫則余所矜式而北面者兩公以慧眼照見一切無取舍心而有人倫鑑其於當今人物無輕拒亦無輕許顧皆與李君爲臭味而潛夫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九

又其兒女親只此便知李君而余不文之文可以作矣然據兩公稱許君迺吾鄉有數人物以彼之才之品謂宜雲蒸龍變乃復蟻屈泥蟠可弔也奚賀也何相蒙也而余同鄉之爲君賀却又在此夫朱博翰音位豈不足而棟橈之咎爲笑至今函牛之鼎以烹雞卽滋味澹泊視折足覆餗者何如乃知凡事惟器不窮於所受量自溢爲有餘莊生吏隱於漆園展禽陸沈於柳下有以也况職無尊卑期於居要在人爲喉舌在天爲北斗在朝爲尙書皆氣脉所由通也理問佐紫薇凡撫按所不得徑達者皆賴以達是亦

紫薇喉舌也其關係與北斗與尙書等卽短馭乎未始不見才卽下僚乎未始不可盡職夫如是奚不可以爲君賀耶然余猶有進焉閩中足名勝如武夷之秀九曲之濤大海之奇波瀾之涌蒸爲霞幻爲蜃千態萬狀悉供几案間君一人饒領之石公故有山水癖余與潛夫興復不淺君登眺之餘幸圖見示以供臥遊安見余三人不日共君在城鷺嶺間哉顧余以不文之文而責報若茲其亦操蹄酒而囑箒車歟僉曰然遂共起爲壽以別

忠節實錄序

梅之煥

昔椒山楊公疏觸嚴氏父子卽借疏中二王語斬之夫罪案取之疏中猶近似今大洪楊公廿四罪之疏出始則借移宮案後復借封疆案題目愈大假托愈巧而事情愈遠伎倆愈窮又向者嚴氏父子所竊笑也誰爲逆璫畫此者然爲逆璫計自不得不出此外廷何爲亦復爾爾甚至有稱奏其家不貧請立循環簿嚴比其妻子者不知下筆時亦會念及天地間尙有所謂天道神明否然小人之自爲計亦不得不出此彼一時也崑岡之火正烈舉國之泉盡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

狂此皆尋常事何足異又何足責惟當此時而笑有一意表行事者出焉如羣梟一鳳衆虎一麟自不禁目奪心駭矣今雖 聖主當陽幽沈畢照而邪說之習染猶深公論之明晦各半正占風者徘徊觀望之時乃德守胡公甫下車卽爲之傾囊贖宅捐俸建祠且錄忠節實蹟壽諸梓以昭揭千秋其以義殉友一如楊公之以忠殉國者然回視椒山廷杖下獄時刑曹有年譜至不許人扶掖以行者何如蘇文忠嘗歎士大夫爭半年磨勘殺人亦爲之至於今而殆又甚焉前德守李公丞夏公皆能掀翻此案其見於

給諫閻公所表章者斯已奇矣今更有 胡公者何聖賢
豪傑之偏萃此一郡也楊公令常熟時冰操異政業已衙
官卓魯伯仲夷齊被逮之日闔郡士民哭聲震野官箴鄉
評不止忠犯逆璫一節得非天鑑素行有所假手以慰藉
之耶世之成敗論人者謂逆璫之禍以有激之而成夫使
果由激之而禍成則宜媚之而禍解何以諛言日進而手
愈滑禍愈酷也彼王莽時止聞有頌者不聞有激者何以
竟移漢祚且曹節之不至爲莽又安知非節義默維之力
哉從來趨彼逆途者原自不少何不存此一種以稍分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三

勢而復作如是觀以摧折之將令舉朝盡化爲虎彪孫孩
而後可乎嗟乎乾坤有盡正氣長新河嶽星辰誰非實錄
其托梓以傳者猶一映耳先正有節婦吟云爾輩借將扶
世教妾心原不願忠臣容知此錄傳而楊公不益淩然于
地下也耶

周伯譽遺稿序

梅之煥

天上無懵懂仙人則凡慧而才者皆天人也宜若爲天之
所相而往往奪之速何歟或者致疑於造化小兒之忌才
夫天若忌之則如勿生生之而顧奪之速天固無如之何
也而不見夫花與月乎發也惟春滿也惟望天何以不自
爲旦旦而春宵宵而望而春之摧於風雨與望之翳於陰
霾者又各半也則天固無如之何也然正惟不能旦旦而
春宵宵而望又不能不半爲風雨陰霾之所奪故足貴也
西狩之麟向不卽斃於子鉏之手俾人得繼而豢之以天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三

年終不過一戀豆之馬披繡之牛耳何以反袂沾袍至今
猶令人有遐思也富貴壽考塵世所競天視之則蟻丸石
火而已彼肉食而鮐背牖下者豈少也哉而謂天之所相
卽在是耶且有寄重寶於人而久假不返者况乎天之所
寶以寄於濁惡之世如李長吉以彼其才舉一進士輒爲
時輩所擠辟則寄珠玉泥塗中爲主人者能不憐而急收
之則天帝之托玉樓以召也蓋可思也伯譽之年少長吉
三歲其慧而才則皆非地上人也得之天者不必問之人
然長吉見知於昌黎韓公伯譽見知於錢塘葛公皆所謂

一人知我可以無憾又不獨得之天者厚也伯譽諸集有
吾家惠連爲之元晏視長吉錦囊被紿以投於溷中者何
如是可以死矣聊次數語爲天解嘲

自叙

陳以聞

丁未八月筮仕吳縣次年二月履任書生一往之氣何知
盤錯下車見有衛弁橫侮青衫者據理少挫其鋒有富豪
滅倫吞併者平心少爲哀益兩造劃然自足不暇顧也南
中言路旋有風力之譽正愧不虞隨有匿揭乘江院汪若
谷先生新代借南潯朱宦名函投之汪心疑竟發其奸詳
具匿揭招繇中縣申引咎出於至誠可覆試也然以吳調
錫實本於此庚戌三月覲還渡江見錫山之報仍寓邗閬
以待憑至先是吳有逆子張承元嗔其父減價多與人瓜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十五

刃之立斃獄已具矣府道難以上聞仍繫之乘舊令調錫
妄意賄結出獄揭其兇逆狀與衆共棄之或謂旣離任卽
屬侵越此何事也汚瀦無赦尙異其悔贖乎初至錫文案
填委訟牒蝟雜盡謝酌酢畢意竭慮以清塵牘訟者一一
詰之稍判虛實令其親鄰解釋卽已催科實覈完欠比不
煩刑終日晏坐堂上與諸友講義進小民詢疾苦多暇晷
人謂此地難治亦未然也壬子季春錫邑兌糧已出境一
弁橫索糧食不遂駕言米惡且虧減正耗又夥毆運官漕
院孫公震怒檄下有司窮治縣審得情其實詳覆群弁大

譟語侵令且撓漕政再奉嚴檄具詳如前一時府道及同官俱爲令虞不測蓋孫故強毅不回人也然竟如所申不復督過報命薦剡且首列矣錫山孤行一意尋省多歉要於事理必然道義骨肉以違拂相成蓋不但高先生一人投分有素而已辛亥給繇癸丑計後見同輩投契要人各以金蘭爲羔雉時名藉甚而予之硜硜如故其以強項量移蘭署亦殊擢也五月主客司實授隨班三月具呈引疾杜門三月方代題例也回籍僦居舊廬課子講業其中里俗囂侈未嘗過而問焉丙辰春奉先慈入京冀少沾升斗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六

值添註初格補祠司催請凡十餘次未奉旨蓋時人合算留待察處久矣丁巳三月拾遺買舟卽南矣舟中所歷皆數年前夢中光景祠司初題夢與王心一數人同列亦隔歲事也群謀攢簇適符定數豈人力也哉己未五月先慈見背祿養終天匪臣匪子益爲世外棄物矣辛酉夏梅長公云繆太史楚差貪與寄生一會九月至省城與西谿暢談數日方知錮籍已稍牽復也旋聞降補嵯判癸亥四月初調儀司隨例政府一投帖福清屬門者達之慇懃款接備道錫令治狀知交汲引皆十年前事且云同輩受累者

各論定已膺廕仕何恬晦至今方復故物竊謂利鈍數定
豈宜自理靜聽久之七月內遷璽丞太宰張誠字選郎李
耒吾亦何有於寄生哉甲子五月二十九楊大洪論劾魏
璫二十四款邪正之關群情觀望及矯殺橫行威挾箝口
朝士風靡爭相密結十月以後奉南樂爲主盟益顧無忌
兒孫滿朝網羅匝地遁尾之厲過涉之凶易訓已先之矣
時余業乞差長往徼天之倖追賊削奪蓋丙丁兩歲一線
餘生無刻不凜凜在刀俎間也天祚聖明乾綱獨運逆氛
漸掃戊辰春三月奉旨復官己巳四月陪推僕少庚午六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七

月起陞光祿少卿八月出山九月到任十月初一供事太
廟咫尺天顏親捧福爵竊仰龍文光被爲太平有道稱慶
嗣是廟社趨蹌捧爵五次亦小臣盛事也十月十九有南
岡之推雖幸蹇翌稍通而心疑其驟二十一日奉旨詰責
王太宰回奏亦云八年璽資六年淹抑與尋常序轉者不
同復奉旨論人只論才品何得以摧折久淹通融凌獵有
無求托仍着奏明操柄者果衡鑑不爽何難始終直陳乃
旬日再疏自相矛盾先則曰南北一體而後則南岡號爲
冷局先云與尋常叙轉不同而後曰姑以問政試之雖虛

圓無著亦大臣盛德事而遊移支遁豈人告之體熟籌進
退殊難隱忍具疏乞休未蒙允放輪直東門分取白糧按
故事隨同官之後如此者兩年壬申元旦且皇上四鼓升殿
百官趨入參差上御中極殿久之還宮朝臣候至午後各
衙門具本待罪方轉散候旨是年四月麥餅宴九月花糕
宴俱曠典特舉每宴約費五百餘金云閱太宰行後署篆
者稍採輿論衡量位置壬申十月以右通政啟事同邑李
太宰以特簡臘月入京癸酉二月副院王東里疏糾王坤
指斥諸璫上御文華召對余以九卿衙門備員躬逢盛典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

龍顏粹穆玉音清亮論辭警嚴極臣下宿構湊泊不能曲
折條達東里侃侃不回有名臣風概記註已詳之矣三月
承乏轉左衙門封駁俱印君裁定同官分批通狀數紙而
已八月衙門掌印缺出太宰欲另有通融私請于柄國者
本衙門之議始決八月以後以正使辦事看詳章奏審察
姦欺每有批駁俱登簿存案卽通狀送各部者內外無輕
狗也兩年內兢兢恪共者如此亦不知何本何價也甲戌
二月十二恭遇皇上文華殿經筵得以印官在侍班之列
本月念七行籍田禮五品以上陪祀各官先期恭迎聖駕

於壇內辰刻祭先農畢皇上扶犁播藝田家歌鼓前導如禮既升御幄觀公卿五推九推焉禮畢大饗于齋宮百官序坐於臺墀之間觴行樂作衍雜劇數曲樂民之樂宛然太平光景也及少司寇缺出十四日會推謬及何處更容人推遜乎十五日廷試讀卷供事是日辰刻入朝與詹翰部院諸老共坐一處俟收卷畢候內閣五位老先生出至東閣門公揖序入中堂東向餘分左右坐下首揆分散試卷各二十餘卷擇其字畫合式文義通達者拔一二卷爲上卷各送中堂類選正卷十二卷硃圈節句以備捧讀餘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四九

卽存作副卷其未送中堂者仍依各人裁定次序各爲一束于十七日讀卷後序填以官爲次人各一卷例也十七日巳刻上御文華殿宣各官入讀卷讀至第七卷命其餘免讀恭進御覽各官出候至午未皇上細閱十二卷畢中官復傳上諭內閣再呈十二卷進覽拔劉卷爲第一原擬一卷御筆親定二甲第一名拔楊卷爲一甲第三吳卷照原擬一甲置第二云君相造命未可意擬卽二三知交亦無從物色所云假手上下皆妄談耳八月十一李太宰奉旨詰責回話是日署選程雪窓下獄以郡守題陞中翰覆

授迓上意及李公回奏待罪奉旨褫革致罪之由或不在
此也十月朱廣原以大理陞少司寇余因轉左例也秋冬
間同官屬以詳覆恤稿覈駁四十餘疏奉旨允行本科有
案可考浮沈班行數年自職業外未敢出位一事歲內微
聞有指及者殊無意自明得謂藉此謝竊位素餐之譏不
謂戚里所構奇險毒噬又在本罪之外今據言者單中所
採俱可勘覈有一於是乎區區行能無所表見兩邑之後
三仕三黜其時可考乃飛語或售或不售此又氣運關係
不特一人進退已也

張赤存四書文序

金聲

國家二百餘年來公道昭明不絕如綫者莫如兩科兩科所重獨在制義豪傑之士剗心嘔血出沒其中童而習之至白首無成而不忍他適也區區行墨之間可謂竭天下之精神以赴之矣繇是而制義一道不問流俗真能卓然有以自立者乃亦甚難蓋天下作業必有指歸定無違其本向者束髮就師學爲四股八比之章期一得當有司其追琢塗澤惟力是視瑟雖工而王不好則朝失志而暮改步猶恐後耳孰有孤立行一意咄咄直吐其胸中所見至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

沈刻數十年終不復以窮達得失爲念者此其人豈可量哉吾於赤存鄉人也今歲赤存來令休寧亦吾邑父母也赤存文章行天下諸生讀之久矣然而未盡因請其全吾自爲諸生時不喜披閱制義經數首則頭岑岑然今棄此又復數年矣而讀赤存文神致爽然善也今時文字日繁而靡折腰墮髻百態冶媚見赤存文始如飛仙劍俠飄然丈夫赤存至休寧未數月休寧訟獄衰息過半赤存爲余言吾才不逮人吾此中不肯一毫放過吾於休寧亦不作滿績想或二年或一年甚或數月而見調吾俱不顧吾在

此一日吾一日盡吾心焉耳終不違道干譽又聞赤存初
在京師以明經謁選矣選不就始不得已留而大闈遂遇
焉嗚呼其於富貴利達之心若是其淡也其爲文章治行
安得不磊磊落落卓然自見哉語云俗吏矯飾外貌似是
而非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吾於赤存
之文亦云易曰修辭立其誠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自茲始
矣

李檢齋遺稿序

周恩久

節義大閑也君子重之爲足以動物而勵世風也彼矯焉爲名高者能然乎否也吾邑李檢齋當成化末年權奸竊柄士氣蕭索無幾公以一進士上書天子大要在登賢屏不肖廣言路裁抑中貴人語過切直忤旨謫咸寧丞居無何擢兵部職方司主事踰旬以吉舍人抗疏株累復謫興隆衛經歷人以爲公遷客也或孤亢罔事事而公於事無不綜尤孳孳得民和謠譽日起執政者方欲大用之而公以入賀歸至商城河溺死聞者莫不憐而傷之嗟嗟公之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十三

直聲鯁節所以震動一時者非獨其正氣勝也蓋亦有家庭之漸焉公之大父方伯公鳳崖父大叅公靜菴皆以廉白垂家而公又能光纘令緒以風義自持故族之子弟暨婦人女子多化而肖之公弟西渠刺陝州有惠政動必準諸禮面刺人過不少遜從弟五山雖異途雅好文墨昂然自喜亦骯髒人也公妻鄒氏能率公教公在則諧公死則守妝不華言不笑足不踰閨闔者終其身族之子女醮而以節著者凡六人一適周孝廉宏烈烈病篤婦不食七日先烈死以明不二一適蔣生儒賢賢死人有求者自刑其

耳絕之一適王仙居令思塘公公葬後投纆死一適毛茂
才鳳雛事姑孝姑病割股食姑姑病愈以節老而死無間
言者則劉莊襄之子溧孫錦衣千戶守孚二婦也今邑人
娶婦得娶李氏女者則大愉快以爲幸傳者談古事稱先
民口及檢齋公則膽落舌奮氣勃勃欲上若操几杖而從
之況當時哉何則真則動動則變故也由斯以談節義之
繫於世風大矣彼有揉曲爲直飾孱爲勇者是羊質而虎
皮耳安能感動人若此乎嘗考公與蜀鄒吉士智爲友共
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待是公之節以學成非無本而然也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十四

聞公末路深自損抑每以浮名爲恥則其遠心汪度益可
概見如不蚤死其所就當不可量而今已矣惜哉公死且
百餘年其孫孝廉君應運哀公所爲疏並詩文若干卷梓
之以傳是孝子慈孫所爲心也公之族珪組最盛於邑爲
著姓今進士君應揆與孝廉君爲從兄弟咸能作求先德
其鼓篋從吾游者尙衆也余生也晚嘗慕公之節而以不
得悉公之學爲恨當於諸君望之

李檢齋遺稿序

王世貞

嗟夫天固有定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卽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畧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亦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紀綱一風俗且薦故尙書河洲王公茲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貴人怒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十五

假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爲動所以條陳甚辨猶坐謫丞咸寧而亾何三原王公拜太宰賢公擢爲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爲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書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向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爲旦夕且柄任而公竟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璣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

毛貞婦詩集序

袁宗道

夫詩不易工女子工詩尤難我楚女子工詩尤難之難者也楚俗相傳以女子識字爲不易自墮地爲女便與楮墨無緣從結褵至白首指不觸卷帙眼不辨之無知詩爲何物哉而工之乎至於節婦工詩豈惟楚國卽海內稀覯豈惟今人卽古不多記也蓋詩之爲物俊人用之嘲弄風月韻士藉以品題花木而孀閨貞媛方且含蘖咀荼憔悴枯槁於雪室冰帷之中形若死灰身同晝燭安有心情預此雅道是以綺詞藻句多出艷婦之手如清照漱玉之篇淑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七

真飛雪之句豈不清麗膾炙人吻然駟儉之悔斷腸之吟亦何爲者文采節烈分歧而馳猶之艷李不挺蒼幹古柏不吐芳萼矣余友邱長孺爲余談麻城毛貞婦事令人鼻酸津湧至舉其詩復鮮秀奇警誦之意爽神暢異哉此媼鐵肝石腸繡口錦心異日楚乘烈女志中一段佳話也長孺欲梓行其集甚善余楚國男子且鬚眉且官詞林詩文其本業竟不能工真可媿也夫真可媿也夫

附載文貞詩及

三院表詞句

朱竹垞明詩綜載毛節婦詩云詩句怕題新節序淚痕
多染舊衣裳讀之足以哀感頑艷而舊志止載桃花暮
雨煙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茲特補入足徵前輩賞識
之公時巡撫李公巡按黃公學憲吳公表詞曰風雨泣
花神守幽閨深閉門傷心獨抱終天恨爲夫自殉爲姑
自存卯金宗祀憑誰任未亡人綱常風教係此百年身
清詞奪錦妙思絕倫丹心如鐵高誼薄雲觀風繡斧徵
輿論頓回春黃麻紫誥指日下 楓宸

代邑侯劉公課士錄序

曹允昌

麻城山谷靈怪志所稱虎頭白沙木陵大城高陰遠翠鬱然相望其茁爲人文德功節學之廟祀典冊風騷之才子砰撞鳥起不之勝記宋史載張毅令麻植萬松而亭其中風雨龍攄怒鱗鼓鬣子瞻訪方山子岐橋望喬雲奇氣謂光黃間多異人今松摧亭圯岐橋一帶車馬風塵烏覩所謂鬱然紛藹者乎余下車色然詫慨然以悲及受讀諸士季試之文而後知張毅之植子瞻之稱盡收喻於諸生筆光墨燄中呼之或出未云逋也以余所聞於麻賢公鉅宗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十九

比肩接武今觀諸士所杼袖逝者猶若可作抑他時諸子所現身耶金拱而玉稽則劉莊襄端簡之訐謨也孔思而周情則耿恭簡董損齋之理學也端博則少魯公之奏議耿介則元孚公之氣節方畧則友三公之籌邊諸周其巋然存者摧鋒陷陣則車攻而俘俘拜鼓鼙猶可聞乎強項掀髯護生堡捫蝨之概於今見之倜儻則鄒都憲元箸則李文卿古奧則景物燕京禹碑周鼓之筆綽約則西湖艷律妝花魄月之辭幻木陵而淳海之直若寶母呼琛光影璀璨波斯眼不五色謎得乎余以海濱一目緝紘奧區兢

競懼涼福不能有得而昔所侈萬松亭梅花嶺又童突無
所見至乃龍池照夜之珠光雁臺封塏之鎖骨封內靈巖
秘洞復以俗吏旁午不克飛喬仙之舄而追太白大樓秋
浦之興今諸士乃能以簷晷之隙振管而追余所欲見於
蒼茫緬默之中遂使虎頭白沙之雄屹木陵松竹之苞茂
大城宮闕之崇麗及諸先正形影精神出之毫端而煜煜
轉矚余何幸也又奚必讀全志訊形方然後知山谷人文
相子母爲靈怪耶

吳侯賑饑圖後序

徐家麟

右麻邑己亥春父母長洲吳侯賑饑圖也邑人被侯澤不敢怠故求善畫者爲圖以獻先是丙申丁酉兩歲邑俱歉收貧民二鬴不繼猶以稱貸典鬻支朝夕至戊戌秋亢暘尤甚枵腹者斯計無復之吳侯勘厥災亟求賑於上司苦與例未合不獲

題請侯乃減糶常平積穀復設法買米糶濟至臘杪積雪堅冰外販不至米驟貴又以便宜開常平倉大糶三日市價平民以卒歲越明年己亥春二麥在野青黃不接西北若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三

古城山諸區饑者以草木根皮爲食侯心戚甚乃大集紳士耆老畫救荒策有持議於城中寬處作粥厰令四鄉饑民來食者侯沈思之久曰此非善法也夫粥必至麥熟乃可止今去麥秋尙兩月需米與薪不知幾何日役水火夫若干人什物器皿諸費不知幾何且使貧民棄田廬攜妻子露處粥厰日待單瓢之食誰與守乃室刈乃麥者况時方東作耒耜旣懸秋成絕望民饑殆無己日今惟給以兩月之穀民得穀以歸各治其生庶有實濟乎古有勸分之法今必行之衆曰善侯乃自捐穀五百石遂率僚佐先募

於城中時春雨連綿侯徒步泥塗卑禮折節乞諸有餘之門於時感侯至誠咸踴躍捐助不旬日得穀三千二百七十餘石隨募於城南熟鄉越數日又得穀一千一百石侯曰饑者不可以久待吾以此先濟被災之尤者乃張示約日令各區里甲耆老率同饑夫攜橐擔羅赴縣領穀至期侯坐儀門外按名發賑又選幕中數君子分地給發不令吏胥有纖毫姦欺每名給以兩月之食先給以票次與之穀幼者以三斗爲率壯者倍之老弱廢疾不能前者許親鄰代領之一時饑民出於望外菜色者喜見眉宇鳩形者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空

氣力倍增意態百出有非畫圖所能盡者計賑老幼男女一萬九百三十餘人蓋合一邑計之被災者二十二區侯所賑又區民之尤憊者又念各鄉雖有薄收然高卑燥溼咫尺不齊豈可使深山窮谷有向隅之夫復集各區紳士父老勸其各募各賑數日又得穀三千九百五十石侯爲核實分給人各三五斗不等又賑饑民八千八百三十餘人適值三月十八日

天子萬壽之日羣黎慶祝侯又推

恩澤大賚三日各給穀一斗復賑三千餘人又念讀書自好之

士有甚窮窘不屑與稠人爭升斗者乃異其禮數以濟之於是紳士沾惠者亦二百五十餘人蓋至是而貴賤遠近皆得沐侯澤焉所全活二萬三千人昔賢有言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至哉仁者之言乎我侯乃親見諸行事矣嗟夫邑自丙申以來三歲不熟黃郡所屬大略相同未聞他邑勸賑有若吾麻者我民何幸獨得父母如侯乎圖成將獻於侯此亦僅寫己亥春一時之事耳至侯前若後旁皇經畫焦勞曲折之心固未之能畫也因叙其始末於後使後之覽者得其詳焉

輿石菴序

周禮

曩余過洞庭涉瀟湘經衡山之麓望祝融煙霞諸峯未能辨其孰是舟中無事取輿圖披閱知煙霞峯下爲有唐白衣山人李泌讀書處心向往之因念士君子方未遇於時伏處草萊其精神意氣必有落落不與人合者或指爲狂或謂爲狷而及其見用於世功業炳若日星道德重若川岳其向者伏處之一隅一室相稱羨而豔傳於後世嗟夫是豈獨鄴侯然哉今如吾邑之明山羊腸一線烏道千盤爲東偏門戶其嵯峩一壁渾然危峭樵人牧子未易攀躋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

顧無有開其生面者吾友梁子雪亭好奇士也暇日每遊憩於此剔石罅之土而洞之剪石徑之榛而蹊之就半畝之石而亭之倚全龕之石而室之甘泉迸發野竹上霄雲母爲根別成邱壑其奇概在梁子自叙中而好事者又欲醵錢結宇題曰輿石菴奉金粟於青芙蓉之上以永茲山勝事茲山之奇復不爲梁子獨有吾政不知當鄴侯讀書時亦會有此同志士共發此奇情與否梁子方以儒者之學用天下而嗜禪最深又考昔懶殘道人撥芋以食鄴侯許其十年宰相彼時他人不獨不識鄴侯並不識懶殘兩

人目光外射機鋒內含固已在語默動止之表矣乃與石
菴成而鐵骨師一錫孤飛結趺宴坐不道其所從來與梁
子中夜語不知何若而古今奇致畧同又有如此者爲可
嘆異也王陽明先生學本良知當世亦譏爲禪夫致君澤
民諸如理財治兵平刑勘亂皆於禪得之又何譏梁子試
舉以問鐵骨師以爲然否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李孟

周太初先生序

李 巍

水激石而成文風穿松而增韻適相感也過時焉而水石風松自若耳人之有身猶石與松然所遭之境殆水若風乎無端而有嘯歌吟咏則石之觸水松之披風其成文而增韻也亦莫知其所以然乎嘗謂人心之靈通乎天地故匠氏運斤而龍樓鳳閣不難計日以成工人操刀片碧而鏤江漢之圖桃核而鑿西湖之景大矣至矣孰測端倪迹而求之其貌樸如其言訥如其神望如而若有遺此無他志一思凝將反覆以求其心之所欲至惟恐其不能至耳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李六

惟詩之道何獨不然古之人攜錦囊而嘔出心血咏夜色而至於斷腸證仙果而詠海天墮鬼趣而吟楓樹乃知性情所結何論死生仙鬼其致一也周君太初負奇氣少讀書善山水尤好唵詩性簡靜顧樂交天下士以是家益貧又閱世久不慣習爲儂薄益忽忽不樂一旦奉太夫人買山去離其故里嗟乎予交周子乃在十年以前恨知周子未深而廼買山以去周子真有心人哉周子居臨滄水門對金臺四時之景無不可愛暇時呼童策杖山徑水湄窮幽極窄薄暮歸來必得佳句蓋周子十餘年來境與事遷

奇幻百出而周子悠然有會於道能以慷慨磊落之遭發
爲宛轉和平之調其功候所至無意求工自然入化是卽
水之成文風之增韻有感斯通焉耳周子之詩外人少見
知余有嗜痴之癖有作輒出示於余去冬造其新居作三
晝夜談未嘗一字及詩月斜霜重猶擁寒爐刺刺不休兩
人乃復鼓掌大笑自謂野客談天隨袖其全集許爲評閱
作叙今春晤周子先以自叙示余沉鬱頓挫如聞漸離之
筑雍門之琴音節感人而其抑然自下則又如匠之運斤
工之琢玉有求其心之所必至惟恐其不至者也周子自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十七

此遠矣世之讀其序與詩者卽余亦附名不朽云是序



麻城縣志

地260.91

39

18

卷四十三下

卷四十四

序文書

麻城縣志卷之四十三下

藝文志

會芳園春秋新莪序

張希良

海內以麟經相雄長者數處安與麻狎主齊盟焉先輩諸公取元魁登臺省八座皆以是經顯故鄉會以五經雋者率當他經半盧氏雋者直當是經半彌極盛矣盧之兄弟九人四舉於鄉兩成進士絕不以明第驕人其同袍應省試者五人極大江南北之盛人疑揣摩捷得應有不傳秘竊欲發其枕中菽浦曰嘻毋奇欣然刻其家稿問世焉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新莪序

二十八

兄蕙浦文章瞻博惜不永年芸浦構經藝頗富字一珠圓玉潤也弟苻浦簡練精到菽浦筆悍而神銳古致紛披不失先民遺範故庚戌會墨與余已酉鄉墨頗爲操觚家推許焉是編出盧氏一家言敵義山花萼集矣聞之盧東河先生業是經卒不售暨文敏公取兩第皆以壁經獨菽浦兄弟爲冢宰夢白李公外孫李公領袖麇壇菽浦諸君讀其書慨然徙業卒以酬乃祖苦心不予其身必予其子孫此語猶信



廷見紀略序

王一寧

江夏學訓江同文先生以昔年除官廷見紀略

御試藝辛卯歲應貢藝示余閱之有大家風骨選入寶善
集矣閱紀略嘆曰先生之遭逢真不偶哉先生真不
愧古之訓導哉稽古虞上庠下庠夏東序西序商右
學左學周兼四代之學其著之祭義者大學在內者
二小學在外者一見之大戴者大學在內者五小學
在外者二國老庶老養之於中而又司徒以董其事
樂正以掌其教外之鄉學則鄉大夫主之頒教於州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五十九

黨族間以教民州學則州長教民讀法習射黨正讀
法教習鄉飲酒禮卽間亦有塾間內致仕之老朝夕
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學校之廣如此初未嘗立
教授等名蓋世之盛也無地不設教無人不知教無
時不奉教也秦政燔儒學校漸滅漢承其後初亦未
嘗興學至武帝始立學校官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
經師一人唐制館有宏文四館學有太學國學皆皇
屬國戚及大臣子弟爲之他如四門學亦大臣子孫
庶民之俊秀者爲之而亦未嘗有教授等官之名宋

初設書院如白鹿洞者四聽人居其中設教亦未嘗
建學至乾興兗州守臣孫奭私創學舍請太學助教
楊光輔充之餘未置學景祐慶厯漸置各學乃置教
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徒或本地
舉人充之亦未奉命朝廷也熙寧諸路置學官並委
中書選差而教授乃命於朝廷矣元豐試學官上等
爲博士下等爲正錄考試教職自此始矣元各路置
儒學教授正八品散府州則從八品而教職始有品
級矣又有明洪武廣學校增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

職以下爲未入流蓋厚以待之期以科第未有窮也
而是時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旋擢濟南知府以寧
國府訓陳廸爲翰林編修以河南府訓葛鈞爲翰林
侍講學士以秦州訓門克新爲左贊善蓋方陳諸先
生克盡厥職故高帝亦不次官之使先生而在是時
不幾與方陳葛門諸公比肩而並列哉何古今人之
遭際不相及者有如此也雖然

本朝廷試之制屢興屢罷旋廢旋復八十年來廷試不啻
萬數初未嘗上經

御覽榮邀頒賜而先生以草莽之臣擔簦三千里仰

天子之廷且與九卿諸鉅公并與聯鑣出長城謁行在拜
跪應對中規中矩喜動

天顏玉音垂問頒賜尙廚又未知方陳諸公之能有此於
高帝否未可云古今人不相及也可不謂榮焉乃先
生奉寵命急就道赴楚官江夏課諸生端師範不苟
取與值諭赴都門而先生獨秉篆卽申請修文廟葺
學宮課士子文丹黃甲乙不少假借有胡文定之風
又豈僅如寧海諸公而已耶故曰先生之遭逢爲不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偶然惟先生誠弗愧此官

梁雪亭詩序

屈振奇

雪亭梁子者秋崖魯先生之得意弟子也秋崖爲亭州名宿風雅氣節久矣充溢遐邇老年澄心性宗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或有以人品詩文就正者每不輕爲許可獨於雪亭弱冠時一見而異之納諸門下爲忘年交今且與結婚媾焉洵重之也余來牧西陵卽耳雪亭名初從季課諸子中一睹試又從秋崖手集再讀律韻咸朗朗有聲如見其人矣越明年延入幕爲小子解毛詩鳴雞瀟雨之際得與深談情愫乃見其律已堅潔制行鎮靜文章氣誼迥出時

麻城縣志

卷四三

序

三

流因知雪亭之所以見知於秋崖者初不在區區文藝間卽以藝文求之亦復光芒四射咄咄逼人又豈鬱鬱久寄籬下者至所著雪亭詩數百篇其間慷慨激烈望古遙集則有不可一世之想若夫寄懷蒼遠含意幽深則又識明力定響異音清非尋常泛泛者比或生於情或發於性或因乎物或感乎時舉能淋漓滿志畢暢所懷信於秋崖之爲叙曰欲觀梁子之詩者觀其人而可矣欲觀梁子之人者觀其詩而可矣余尤取而進之曰信如雪亭之爲詩當不可以人盡也雪亭之爲人更當不可以詩盡也雪亭

勉矣余日望之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梁雪亭詩小序

魯 晟

質當繭壤竟其質豫章七禩掄其材自茲而捎雲動日乎猶世眼睨之哉抑識其根柢而天已定邪梁子雪亭齟齬已學作賦賦箸其尊人以示晟于時髮方燥禿瘡斑斑精神已大於身晟爲作評曰具體則細致用殊尊變化萬有饜飫群生萬世不可乏一旦不可零子房前籌焉基漢誠意一餒以開明是可筮無雙黃童之業而况兼得意小友之文未舞勺也已解作詩有客過呼曰童子詩學何體雪亭曰但須問學何如人耳有其人斯有其詩矣客爲貽然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十四

矐不得合迨今積紀而雪亭之詩果如其人矣雪亭之人抑又如其詩矣雪亭事親孝事繼母傳尤竭力事諸兄怡怡伯兄亡三年慟之如一日家貧四壁立有遠宦者以駮金祈與偕爲尊人年高堅不應寧筆咩百里外是士人大節梁子躬行也如此其詩之至性摯質者固如之雪亭固窮介如石有以匪義遺者屢遺屢却卒致之密逾暮夜梁子覺拒之如孔思遠誠諸昆弟事梁子不欲彰余亦不復詳厥後卒以此賈禍雪亭不悔也其詩之簡潔貞貴者又如之雪亭雖不與世俗忤而俗情特落落難就每群喙澀

嘉梁子不置一言里黨或指爲狂然偕晨及曹石霞遊也則醇醪又江鱸矣其詩之孤行一意也展如之友道之坦於今也不啻公叔之嘆矣雪亭之與人交也有以性命交者文字交者媼戚交者氣誼交者方舟深淺不失尺寸然至誠相遇則一也其詩之披見衷慤也則如之雪亭每自傲曰學不如其躬雖盛名弗貴也文其文詩其詩人其人吾懷之其詩之親切篤行也洵如之然胸臆洪洞無垠際每超然遠想不減治城高世之韻其詩之鱗駭適上也適如之雪亭與中表王用肅以文章氣誼交每征綏相當晨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五

幸得憑軾觀輒嘆曰王子精金百鍊梁子長河萬里誠得十一面芍藥之鹽梅之吾弗測其所居今雪亭又交閩中吳亦白至善亦白詩文嶧嶷異聳殊異譬爻木初光不容薄脉一足神響不敢坐聽頃爲梁子選詩百三十文二十有四等梁子筆等朔方軍一經位置而壁壘精神忽然變色吾見其够於獲也梁子今年三十有四其進德修業益力尙未成名當世於所期萬世不可乏一旦不可零者謂何嗟夫高密之封已遲東山之駕尙早山川之鑒臨太邑之下眎藻黼之夢簡其時其會烏乎探之第決之人也之

詩也其勿名山蘊而姑餘遺也必也請爲正告海內司衡者曰欲觀梁子之詩者觀其人而可矣欲觀梁子之人者觀其詩而可矣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十六

省身輯要序

曾謹

古之論不朽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嘗卽其語而繹之由而行之有得於躬之謂德舉而措之有裨於物之謂功發諸心以爲聲可傳以法於天下後世之謂言非第小惠以爲德小補以爲功修詞鑿句以爲言三者相因爲用未嘗有所畸重顧以上次又次爲區別者意以德懋乃可圖功而言祇餘事爾余竊謂苟不以言則雖德邵功崇亦安能自永言固不綦重哉茲于定菴年伯先生省身輯要一書而慨然想見其生平焉余生也晚又與先生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家相距數十里未嘗得侍左右聆提命聞諸先大人輒稱先生孝行備至色養無方撫異母弟子垂髫年教以詩書孝弟爲邑知名弟子員婚娶田廬諸務先生皆身處置之不少嚮於宗族戚友中紛則解之急則周之才識不逮則誨諭之一時後進之士多出門下被其薰陶罔不爲端人者乙酉秋余幸與冢君石臺同舉于鄉乃得聞其嘉言懿行益稍悉丙戌石臺先余捷南宮己丑余始讀書中秘乙未丙申間石臺謁選都門與余聯牀居最久恒爲語家世事知先生平生砥行以孝爲先其教亦以孝爲首務著書

甚富無不以敦本力行爲指歸今石臺本教孝之意移以作忠治大邑若烹小鮮政成民洽猶時時以繼述未遑爲慮旣梓其遺書曰玉田寶藏曰家塾警言曰孝經內外傳先生垂教之殷其大意已見云近復有省身輯要之刻刻甫成以一帙寄示并索余言爲弁其書計若干篇引自古人者十九採之近代者十一卽閒出己意率皆源本前賢語語有關身心性命總不外自善善人之旨誠可與前刻諸書並傳天壤使前後之讀者卽茲几席丹鉛內想見先生立心制行根本之茂而有實斯以奉爲典型則而效之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六

以永其流澤於無窮則先生之立言在是立功在是立德亦卽在是先生爲不朽矣謹何能序先生書第質言其所不朽者如此爾

孝經內外傳序

王思訓

六經皆聖人躬行心得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學不本於經則爲詞章餽釘治不本於經則爲功利權謀孝經爲尼山所專作貫乎詩書易禮樂春秋之精意雖嘗曰述而不作其作孝經意以補前聖所欲言而未盡使知文行忠信之教莫不根柢綱維乎此他日曾氏之子聞一貫微旨其卽所謂至德要道也歟夫參之獲罪於父誤劊瓜根其事至細彈琴而解憂受杖而負慝與夔夔齊慄何異然猶見拒孝三責以弗能如舜之豫親於道參自是益勉於孝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十九

避席親承之下有經以傳後而孝之義發揮始暢極於天明地察光四海通神明皆由庸近而至高遠帝王匹夫莫之能易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聖性天成薄海內外罔不和氣蒸翔余同年李君石臺宰豫章之南康民服其廉明士親其德教三年政成因出其贈公年伯孝經內外傳一軼付之梓余受而讀之內傳則通乎教孝之言五經諸子古文皆備焉外傳以志古之行孝者虞夏商周之聖下逮漢唐元明雖大小不一而孝子之名必錄焉其箋釋詳明攷証宏博有關於

世教人心至切近深遠矣先生身雖未顯而積慶於後賢
藹乎忠信慈惠念不忘親按吏治者閱是書卽當求忠於
孝仁効譽諤對揚

殿陞呈諸

乙覽庸非致君立身之符驗哉余適奉

命視學江西每勤訪悠幽逸舉盱水宋孝子黃覺經建坊表
之特祀鄉賢惜不爲先生所見附於外傳反覆雜誦而喜
石臺能以其傳家者公諸世也爲弁言於簡端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八十一

東山紀詠叙序

周維秬

昔豳風之誌東征有東山之詩矣然或賦徂東以三年或哀我人於破斧元公當日亦豈喜於用兵者哉蓋殷頑之不靖雖變僅一方而有漸及四國之勢故曰四國是皇四國是吡則是用兵非元公之得已也至於公之居東而其袞衣繡裳之恭感人最深其信處信宿之懷人人最切爰是九戩之詩有作焉楚黃之有麻城一彈丸地耳其邑東負險巖峭谷土人亦號爲東山

國初歷有小蠶戊子己丑之間勢且滋蔓致煩大兵進勦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全一

始克底定頃者烽燧時驚歲在甲寅之夏月東山之衆又復嘯竿而起然昔之東山利用征今之東山利用撫雖有時不皆盡出於撫而以不得已而用兵之心仍無失乎安撫斯民之意則其免生民於鋒鏑之禍登反側以衽席之安者其惠澤誠爲無疆也幸賴撫部院憲臺矜憫愚頑惻然惟撫之是亟而於用兵蓋慎之初命副總戎王公駐防城守非云耀武祇以聊固吾圉耳繼命大叅新遷河南臬使徐公黃郡丞新任武昌太守于公馳檄按臨宣示德意唯是身驅單騎自詣山陬中一以至誠開諭而東山叛衆

悉已感泣投戈傾心就撫在昔張綱之靖廣陵單車詣壘
龔遂之守渤海賣劍歸農史書所稱未嘗不褒爲美事若
二公之德威所及不介而孚夫豈有異者乃自夏徂秋徐
公以是役旣竣將返武昌赴大梁而鄒家河輒復告變于
是頑民倏撫倏叛之所撫憲蓋已熟籌之矣因以于公改
任黃州夫亦設北門非準不可潁川願借寇君爲能靖此
一方民耳于公時方駐臨岐亭及聞鄒河之警星駕遄征
而民歡隨之民卽爲銳卒歸降之衆亦佐偏師旌幢所至
固已剪滅此而後朝食焉而孰知乎前車旣覆後車不戒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全三

狂逞之徒愍不畏死曾幾何時而復有亂者之羣爲戎首
哉歲十一月之朔二日于公自黃州躬率鄉勇官兵身冒
矢石不數日而輒以奏凱聞越十有一日撫臺復命叅戎
黨公暨伊公守將樂公同發武昌與夫見任駐麻之馬公
各提勁旅而其監師餽餉者則有郡司馬佟公邑侯屈公
相與區畫機宜徑趨賊壘不崇朝而輒以執訊告疾似風
驅迅同電掃古稱楚將沉舟三日持糧以決秦戰岳侯神
算八日破賊而平湖湘未有若斯之捷者也而且渠魁旣
殲脅從固治凡是役之陷師者一如漢司馬之燒燬交關

曹武惠之誓不妄殺而無復有崑岡火烈玉石俱焚之慘
焉是役也麻之父老子弟無不拜祝歌誦以爲非諸文武
將士之功不及此而諸文武將士則不敢自以爲功且曰
此國家之靈抑亦撫臺主撫者之德也予諸臣何力之有
焉嗚呼撫臺不得已而用兵之心夫非猶之元公東征之
心也哉則麻民沐浴其功而謳思其德也宜其繼九戩之
詩而有作矣維秬于是採集其詩爲帙名曰東山紀詠復
謀諸門人萬生魏乃捐貲而付諸梓雖云村謠野諺詞無
足收然而道路之口卽碑輿人之誦類史亦庶幾與峴山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全三

銅柱共誌不朽盛事云

貞女祝髮叙

周維秬

劉勝君之女少時曾字魯姓者年方及笄魯求婚於劉其父母多所堅執魯未諧所願遂恚恨從戎越數載傳聞魯已別娶劉女雖臺懸玉鏡心切刀環然生而無仲子之手文亦安能必其爲魯夫人也歲丁未女年二十有五父母謀欲改聘於陶媒氏將委禽焉女涕泣相向志操彌堅其父母欲強奪之女曰亡人恚憾之謂何吾獨何心安忍負之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吾舍魯其奚適矣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縱不能完髮以歸魯亦安能復爲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叙

八十四

陶氏櫛髮哉語訖掩淚吞聲匿身暗所家人無知者頃之其家惶遽搜索以出瞥見之則童然者頭也諦視之則截然者盤髻在手也女乃泣拜父母指髮而誓之曰幸以此謝媒氏吾將托身尼庵以終老耳若魯子歸而問予則請以此髮還之媒氏聞言因大駭散去嗚呼天地間之完節正性夫孰有如劉女者哉古之傳烈女者或匪石而賦栢舟或孤飛而繫燕縷或井水明志誓無再起之波或冰雪爲肝留待良人之剖要皆權已借乎伉儷情方篤於綢繆從一而終固其宜耳故婦而節者古有之未有女而待年

以爲節者也婦而不再嫁者古有之未有女而終身不一
嫁者也劉女未嘗一覲夫面一承夫恩劉女之髮未嘗爲
夫一靚牀也劉女胡爲而身爲魯存髮爲魯刈有如是耶
嗚呼天地間之完節正性夫孰有如劉女者哉予聞其言
而愾慕之不禁喟然興嘆曰有女若此是 朝廷之所式
閭而求者也是青史之所載筆而書者也愧余力薄不能
爲劉女揚挖而彰光之然而劉女祝髮矢志之年正值郡
太守某公郡丞某公邑令君某公諸賢尹蒞任下車之日
新政攸關風厲伊始某將白其事以爲褒節勸俗之一助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叙

全五

劉女雖賢將得賢守令而名益顯矣

劉女係劉真山人其拒聘截髮事在丙午冬予以丁未
夏自都門歸聞其事因爲之作是文且有貞女祝髮詩
一時屬和者甚衆迨丁未秋邑侯屈公新蒞任於麻予
欲爲之表揚其節商之鄉年伯年伯謂凡表人女子之
節者必待蓋棺事始定劉女事固足稱然不知其究竟
如何予遂停其議今歷十餘年矣聞劉女之父爲之築
庵其女貞潔爲尼人無議之者予據劉女現在志行已
堪不泯故存是以志之

戊午夏日識

獄中草序

侯天柱 西河

縣南三十里楊子同範者彬彬文學士也余髫年卽耳其名惜地隔東南未經謀面然竊聞楊子自列鬻宮足迹不歷城市從無一字竄入公門其兢兢自好不干與外事鄉里皆知歲丙辰涂楊一案遠近駭聞官吏軍民株連受害者後先相望楊子一書生風馬牛不相及也只爲族人蒙蔽牽連名目至今二十餘年海底沈寃有天無日一家骨肉咫尺天涯禍福無門慘切一至此哉伏念

聖朝解網泣罪雨潤朽楊各憲格外施仁春回谷黍上自京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

省下逮府縣無滯獄無寃民獨此案懸懸迄無了日李子詩云酒人零落才人老縱使封侯亦枉然今楊子行年七十兩鬢霜斑卽蒙赦宥放歸故里里之人見其鳩形鵠面疑鬼疑神幾不識爲誰氏子而其家之幼子童孫驚走却顧更不待言矣又况長年禁錮終日面牆更何望就木之年尙有生還之日哉嗚呼傷哉其終於是而已哉今夫魚歸滄海則轉運無難鳥入樊籠則奮飛無自人羈縲綫則衷腸寸斷萬念皆灰雖才高班馬學富韓蘇亦寒爐冷燼耳其又何有於章句爲乃楊子胸襟豁達視獄中盈尺地

不啻海闊天空每於佳節芳辰嚴寒酷暑輒發爲詩歌自
寫胸臆其涼州曲歎其正氣歌其白頭吟歎其恍惚三百
篇勞人思婦之所作歎雖揮毫潑墨無非滿腹牢騷然其
忠厚悱惻之懷未嘗不溢於言表昔人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又謂詩以窮而益工吾於楊子亦云鄉令楊子安常處
順逐逐於科名文字之中則落拓青衫其姓字之流傳反
未必彰彰而其詩句之溫厚和平余從何而知之又何從
而見之哉然則不遭奇厄則奇事不傳不負奇冤則奇才
不出此又當爲楊子另闢一解者也楊子嗣君有二十年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李

前負笈從余余勸令苦學無負先人志今其年皆壯矣績
文種學克紹箕裘昨攜其父獄中草一集問序於余似欲
藉余一言少釋若翁恨者夫余卽有言何能爲若翁重續
允宗道在自強二子勉乎哉是爲序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撰

兩路口區新建文昌宮叙

徐躍

國家情庸典禮稱秩元祀 至聖武聖廟外惟 文昌帝君崇事維嚴故通衢雄鎮僻壤窮鄉凡夫聯鑣詩社樹幟文壇歲時會課之區山水培風之地多建 文昌宮於其上 聖澤宏敷士風丕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信安北境兩路口居光黃之界山環水複雲樹葱蘢形勢家稱其蟠鬱雄秀卜爲人文發祥之所惟宜於市南創造招提俾宿曜靈光與山水間氣相昭合然而河漢斯言者匪伊一歲矣余以嘉慶戊辰季秋月歸自京師過其地訪此處詩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叙

六

書門第以探 恩闈榜信僉以郭氏稱因造其門主人老幼出迎均端方有忠厚氣知其爲禮法家者信宿盤桓辭章商確一門之內桂秀蘭芳語次輒欲建立 文昌宮以培地脉言之切而詳且曰大厦非一木之支良裘非一狐之腋吾昆季有六行將約同志者十人湊成十六首領兼收公費以贊吾志庶幾衆力可憑觀成有日也厥後辛未甲戌丁丑三上公車欵洽如故回憶傾蓋之初已十年矣自是東馬懸車不復北上而今又十年矣道光丁亥孟冬子姪 試齊安攜郭君尊人義門先生書至乞叙於余始知

路口 文昌宮告成欣然喜曰丈夫舉事遠則裨益國家
近則培植鄉里惟視志之堅不堅何患事之難與易哉夫
事之難成就有於築室者道謀不潰詩人憂之至於厥考
作室厥子有弗肯堂構者矧合區之公事乎歷二十年之
久費數萬金之多廟貌維新地方生色此豈立心勿恒者
所能爲以是嘆郭君昆季立志之堅而諸君子之同心贊
助者又何其堅也吾聞光黃之間每多瑰才瑋學此宮也
成可以會課於歲時可以培風於山水英儒瞻聞鴻筆麗
藻影纓結駟上應景運以昭 朝廷文治之化成者卽於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叙

二十九

是乎在詎不懿歟其倡此議者則郭君之猶子宗冢嗣源
也其和此議者則同區之衆首領也醵金營息歲戊辰也
卜地諏吉鳩工庀材歲戊寅也成正殿設歌樓峙山門歲
庚辰也修前殿塑神像歲壬午也置僧房廊屋南北闔樓
歲癸未迄丁亥也僅畧疏其倡和姓氏與其初終歲月爲
立志成功者勸

金溪四書題解序

林則徐

予同年生袁君金溪生平苦志讀書勵行由翰林改御史累疏陳時務皆切於民生吏治彈劾不避權貴洎退而主講江漢書院以根柢之學與諸生相切劘嘗曰制藝非小道必於聖賢之言實能身體力行而後宣諸口者無膚詞淺語故君所爲制藝精思果力每拈一題必有確解名論而於君國倫常之所繫尤必有奇警之作使學者有以感發興起信乎其爲有關世道之文也而所以訓諸生者一以理法爲主校藝之餘輒抉題蘊以示及門久之積成一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九十

帙君所得不盡此而所以訓諸生者亦不盡此而此則教學之軌範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記曰日巧之室必有奧阼此物此志也昔余官楚北布政使公暇嘗就君譚藝及再蒞斯土則君已謝世君子學瀛手一編屬余序受而讀之輒悲嘆不自勝顧序未就而學瀛又沒愈可悲矣今書院生徒卒皆昔時從君請業者誠能肆力於學而以身體力行爲文則於君所以諄諄訓迪之意庶乎其不虛也已

考舍落成序

袁 銑

一邑之科名視乎一邑之文運一邑之文運視乎一邑之士氣一邑之士氣視乎一邑之人精神有以培養而振興之麻邑科名嚮稱極盛邇來微覺蹇滯或謂學宮櫺星門中柱塞向或謂南城門爲北門加樓所尅夫改柱增南城門樓二者猶爲風水起見而培養士氣與振興士氣要不僅此邑人再三審度得其所所以培養而振興者計惟考舍重且急蓋考舍爲一邑童試計士人進身於此始所以培養士氣振興士氣卽於此始故視風水尤重且急也惟是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工鉅費繁當建議時銑聞之竊以爲難乃始事於丁亥歲越己丑而考舍告竣並學宮小柱南城門樓亦已改而張之蓋邑人精神萃於此矣而所以培養而振興者得矣培養而振興者得則士氣奮士氣奮則文運興文運興則科名益盛考舍之功良非淺鮮銑是以樂觀其成而爲一邑慶也至若首議之不畏其難挈借之不辭其累督工之不憚其瘁勸輸之不恤其勞則邑侯董聚五明府序之綦詳茲不贅

建修考棚序

董應魁

壬午夏魁承乏斯邑越二年歲科兩試一值嚴冬寒慄一
遇炎暑薰蒸歷來考試皆在縣署而應試者幾二千人咸
聚於此或冒風雪或侵溽暑身幾頓矣奚文之能工每與
同僚議建考舍以庇士林而公事旁午未暇進邑紳而商
之然心實注之抑又有慮者麻邑素號名區科甲鼎盛近
來稍讓前徽說者謂學宮櫺星門中柱塞向南城門爲北
門新樓所尅若培風水必先二者而更張之而又益以考
舍之工鉅費繁不將空言無補乎丙戌冬邑前輩袁給諫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七

來以邑人蔡聲揚之言請曰培植文風固未可緩要莫重
於考舍蓋試集縣署非惟燥濕不時而各房卷宗關係匪
淺麻邑雖疲於興作而樂於輸助者甚夥卽如胡魁順願
捐考舍基地蔡子學煒願爲領袖袁子一賢袁子啟盛程
子元勳及其兄蔡子煇咸願襄其事魁聞之不勝擊節稱
賞旣欣麻邑之好善而魁數年拳拳於懷而莫釋者藉以
大慰矣爰是集衆於庭慨出樂輸印簿分給各區一時闔
邑紳士交口稱善捐貲恐後而大工興焉方諸子之踴躍
圖始也費或弗湊毅然挈借隨收隨償由丁亥迄己丑三

歷寒暑司土木者鳩工庀材司勸捐者櫛風沐雨未嘗一日告瘁給諫袁前輩亦屢來嘉勞盤桓累日魁所謂心實注之而恐其空言無補者蓋至是不已暢然意滿哉夫立一議而必能有成難矣卽有成而規模宏遠抑又難矣是役也諸君子胡不憚其難並不辭其累豈時至事起莫之爲而爲歟向使諸君子當支用不給之日逡巡畏縮裹足不前學宮求如今日之秩然城門求如今日之巋然考舍求如今日之燦然得乎查所出印簿收未及半挈借之數約近三千不無展轉稱貸之苦而魁適量移隨州不獲親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九三

歲其事以垂不朽歎何如之會同鄉同年孟君來涖此土孟君才力遠過於魁幸又樂以催繳未收印簿爲已任親行見諸君子之挈借必有以彌補於其後矣奚慮焉

捐輸邑童生縣試卷值邑舉人會試旅資黑沙洲匾

會源寺

文昌祀產碑序

胡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誠以陵雪衰頽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源斯挹細衣之慕朝野共之而焚香策秀撤幕試經朱服權衡則在

斗魁六府之集計耀靈也唐宋設科取士每屆秋試縣令察保上於州州長審實上本道使者類試此卽今之歲科小試也直省設程科試旌簡俊髦策實定其甲乙朱書墨藝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十四

各隨解牒上之禮部此卽今之直省鄉試也舉人赴試春明玉筭躋班金泥報捷進士及第今古同榮此又據言叢話諸編膾炙人口者矣宋初踵唐舊制猶用公卷多假手文字或傭人書之景德中試紙始用長官印署令於卷首親書家狀其書體不符假文辨實并今駁放有到狀有保辯有識牒此卽今之生員童生保認買卷之由來也

國朝法制精詳大小試卷各有司存令本生自行納值麻邑考試向係童生自備試卷道光六年邑廩生劉錫齡兄弟尙義捐給邑人德之惟有歷年丙午歲錫齡病故其母劉

氏以無力捐辦呈請免捐惟卷價錢雖取數無多而寒士
擔簷躡屨資斧維艱卽么麼小數未必不沾沾顧恤凡人
之情自無而有則暢然欣自有而無則嗒焉喪以超驍距
躍之情變而爲撫髀之歎驪駕未歌龍門先噪識者慮之
爰急作諭蒙之書遍張招募之榜衢巷聚觀太息延頸喁
喁 羅君北一邑之孟公也洪鐘一叩滿座禁聲風幕乍
開千緡盡散慨然曰有其舉之何可廢也遂稽司會之籍
發貫朽之藏率由舊章出錢一千五百串文應募另以二
百串作本屆考場經費於是士林鳧藻胥吏魚忙一紙試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九五

言城鄉悅服不惟給多士習慣之求兼以慰當事及時之
慮并可資前人善後之謀蓋一舉而三善備焉惟是經童
就試爲秀才論也舉人充賦爲進士策也燕薊路遙馬瘠
車轆長安日近薪桂米珠鏡雖兆於芙蓉塗莫依乎楊柳
祇慚農瑣空笑旅荒竊願効綿藉資集腋呈請捐錢一千
串文每年生息若干屆期分給本縣會試舉人添補路費
明知五鳳樓非寸木能修或者三鱸堂由勺滂經始從此
奴星衛道舟子掛帆攸關張祠部之旌旗聚櫟護行人之
風露鄭莊千里不必齋糧方朔一囊無煩索米矣周禮大

宗伯以標燎祀司命考天官書司中司命卽

文昌之四星五星也懸之以象戴匡麗台輔之垣憑之以神
肸鬻驗景靈之布地無分乎遠近人不間乎親疏濟濟經
童各祝采芹於泮水祁祁廉正羣期宴杏於瓊林潔爾溪
毛用昭忠信輸將田產爲續明禋謹捐水田二石八斗六
升歲收租穀撥入會源寺作香火祭奠之供諸君尙力爾
心田勿於驕莠叢中預圖後獲惟 神實操其掌握須識
性禾菑處已報先聲此又 羅君臚分殊事疊疊繩繩敬
爲同人勗者耳總之惟善無近名至再至三理合申聞於

麻城縣志

卷四十三

序

六

大府崇信乃愔裕不侵不怠似須有鑒於前車所有錢數生
息存留支放田畝租穀收管營辦章程完備業已條分縷
晰列入案牘以垂不朽永泐貞珉 君爲闔邑之道宗率
舊衍新泰宇無分乎畦畛我是當官之懷肅揚徽誦美穹
碑共仰其鏤銘